

龟兹佛教文化论集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龟兹佛教文化论集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一九九三

龟兹佛教文化论集

主编：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西红路 118 号)

新疆地方志激光照排公司照排

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 大 32 开 13 印张

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47—148—7/B. 1

定价：15 元

前 言

在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衰微和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上自公元前后起,西域地区主要是处于佛教文化涵盖之下。龟兹是佛教兴盛的地方,汉唐间是丝路北道佛教文化的中心。它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絮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龟兹佛教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由于历史沧桑变化,龟兹佛教文化沧桑嬗变,或遭消亡,或被潜移,现今所留佛教文化遗存又若凤毛麟角,给今天我们认识龟兹佛教文化造成极大的困难。然而,一个世纪多以来,中外有志研究龟兹佛教文化的学者,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使龟兹佛教文化能够逐渐昭显当世。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在龟兹佛教文化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学者虽起步较晚,然而亦已取得瞩目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西域研究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领域,新学科,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投身到西域文明研究事业中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西域和龟兹文化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一批硕果相继面世,形成了我国研究龟兹佛教文化的综合力量。新疆的龟兹学研究者奋发努力,脱颖而

出,开创了新疆自己研究龟兹文化的可喜局面。1985年成立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龟兹佛教文化研究有了新的实体。过去那种由外国学者垄断龟兹佛教文化研究的状况已成历史。

为了展示我国龟兹佛教文化研究成果,推动龟兹佛教文化向纵深发展,我们从广泛的研究成果中选出涉及龟兹佛教的语言文字、龟兹名僧、龟兹寺院以及龟兹石窟历史、考古、艺术诸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汇编成本文集,提供给龟兹文化研究者和有兴趣了解龟兹文明的各界人士,作参考。

古代龟兹使用的语言文字,今已失佚。据学者考证,古代龟兹地区使用的是所谓的吐火罗B种方言,准确地说,应称为龟兹语。使用的文字属婆罗谜文。这种语言文字已由库车出土的佛典证实。龟兹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季羨林先生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系统介绍了吐火罗语的发现经过及世界上研究的现状,以他独自的研究成果,说明了吐火罗语的历史作用。此篇文章对我们认识龟兹佛教语言文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龟兹佛教文化造就了许多著名的佛学大师和译经家。其最著名的是一代佛教宗师、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他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集收入了关于鸠摩罗什生平及其佛学思想的两篇研究文章,使我们概括地了解鸠摩罗什其人及其在佛教历史上的贡献。

现今新疆库车、沙雅、新和县一带古代佛教遗址甚多,

它们应该是古代龟兹的哪些寺院,探索者有之,但多拘于文献与常说。《龟兹佛寺之研究》独辟蹊径,自成一言,对研究这一课题有所启发。

龟兹佛教文化遗存最富者,当推遍于库车、拜城、新和县的石窟群,总数达 500 余。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外探险者涉足龟兹石窟很深,他们掠取了大量的珍贵壁画、塑像运往国外,使龟兹石窟壁画横遭劫难。借助这批珍藏,国外学者在石窟艺术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龟兹佛教文化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我国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迎头赶上,大力开展了龟兹石窟的研究,本文集汇编了 70 年代以来在龟兹石窟的历史、考古、艺术诸方面研究文章十余篇。宿白先生的《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是对龟兹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克孜尔石窟年代划分研究的一篇力作,对克孜尔石窟断代问题有重要价值,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集还收入了另一篇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的分期文章:《丹青斑驳 千秋壮观》,以期展开龟兹石窟年代问题的广泛讨论,把龟兹石窟年代问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近年来对龟兹石窟的研究,学者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克孜尔石窟上,收入本文集的克孜尔石窟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为了全面介绍龟兹石窟研究状况,本文集也注意收入了关于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台台尔等石窟的考察研究文章。库木吐拉是一处具有特殊意义的石窟,现存的数量可观的汉风洞窟,是唐代中央政权与龟兹政治、经济、文化紧密关系的历史见证。《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和《库木

吐拉石窟壁画风格演变与古代龟兹的历史兴衰》两篇文章，内容丰富，论述详实，对了解库木吐拉石窟与龟兹历史很有裨益。

龟兹石窟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些壁画题材在佛教艺术中为独有，是研究龟兹佛教性质的重要资料。对龟兹壁画专题研究近年来有所深化，本文集选编了几篇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文章，如涅槃、伎乐等，以飨读者。

龟兹壁画艺术风格独树一帜，是龟兹石窟艺术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国外学者把龟兹石窟壁画用“样式”划分，否定了龟兹石窟壁画所特有的地方风格。我国学者从类型学上研究，认为龟兹石窟壁画完全可以称之为“龟兹风格”，《龟兹风壁画初探》就是论述“龟兹风格”壁画立意新颖之作。

龟兹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本文集收编的十余篇文章，仅为龟兹佛教文化全豹之一斑。我们今后还将继续创造条件，陆续汇集有关文章，把龟兹佛教文化更广泛地介绍给读者。

本文集所汇文章，有严谨的考古论证，也有实地考察的记录，亦有对艺术风采抒发的议论。我们不求文风的一律，也不拘观点的统一，尊崇“百家争鸣”纳各家之言，这或许是本文集的特色，目的是为了推动龟兹佛教文化的深入研讨。

由于水平有限，本文集一定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恳切希望各界学者给予批评指导。录入本文集的插图，多系利用原著影印制版，有的效果不甚理想，敬请读者见谅。

编 者

1993.3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编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

作用 季羨林	1
--------------	---

鸠摩罗什年表考略 陈世良	15
--------------------	----

略论鸠摩罗什 殷 鼎	39
------------------	----

龟兹佛寺之研究 韩 翔 陈世良	55
-----------------------	----

第二编

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

宿 白	75
-----------	----

丹青斑驳 尚存金碧

——龟兹石窟壁画欣赏 谭树桐	101
----------------------	-----

龟兹风壁画初探 袁廷鹤·····	126
龟兹石窟形成的历史条件 朱英荣·····	137
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 晁华山·····	161
丹青斑驳 千秋壮观	
——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 霍旭初 王建林 ···	
·····	201
克孜尔与莫高窟的涅槃经变比较研究 贾应逸·····	229
克孜尔千佛洞的阿闍世王题材壁画 姚士宏·····	241
论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 霍旭初·····	253
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 马世长·····	287
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风格演变与古代龟兹的历史兴衰	
吴 焯·····	332
记两处典型的龟兹石窟	
——森木塞姆与克孜尔尕哈石窟 丁明夷·····	356
台台尔石窟踏察记 许宛音·····	379

COLLECTED ESSAYS ON KUCHA BUDDHIST CULTURE

Xinjiang Kucha Caves Research Institute

CONTENTS

FOREWORD	1
----------------	---

PART ONE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okharian 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language in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be-
tween China and India

Ji Xianlin	1
------------------	---

A Study of a Chronicle of Kumarajiva Chen Shiliang	15
--	----

A Study of Kumarajiva Yin Ding	39
---	----

A Study of Kucha Buddhist Temples Han Xiang Chen Shiliang	55
--	----

PART TWO

A Study of the temporal Division of Part of the Kizil
Caves and the Dates of Their Construction Su Bai ...

.....	75
-------	----

Traces of the Once Brilliant Murals

—— a Review of the Kucha Cave Murals	Tan Shutong	101
A Study of Murals of Kucha Style		
Yuan Tinghe		126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Kucha Caves		
Zhu Ying Rong		137
The Classification of Kizil Caves and Composition of the Cave Temples	Chao Hua shan	161
Evidence of the Treasure House of a Great Art		
——A Survey of Kizil Mura Art and Its Temporal Division	Huo Xuchu Wang Jianlin	20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izil and Mogaoku Nirvana Sutra Bian	Jia Yingyi	229
Kizil Caves' Murals of the Theme of King Ajatashatru		
Yao Shihong		241
On Kizil Murals of Deva—musicians		
Huo Xuchu		253
Kumtura Caves of Han Dynasty Style	Ma Shichang	287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 of Kumtura Mural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Kucha	Wu Zhuo	332
Two Groups of Typical Kucha Caves — — Simsim and Kizilgaha Caves	Ding Mingyi	356
A Visit to Taitair Caves for Exploration		
Xu Wanyin		379

第一编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季羨林

古代新疆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六世纪以前，伊斯兰教还没有兴起，现在住在那里的许多说土耳其语言、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没有全部迁移过去。所以无论从宗教方面来说，或是从人种方面来说，当时这一带的情形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中国各时代的历史家对这一带有过一些记述。《史记》有《匈奴列传》（卷百一十），有《大宛列传》（卷百二十三）。《大宛列传》里有关于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安息、条枝等国的记载。《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对这一带的记述比较详细。在武帝时候，西域内属的有三十六国。到了班超击破焉耆的时候，纳质内属的已经增加到五十余国。“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宋书》里有所谓“夷蛮”的列传，头绪很乱。《梁书》卷五十四有诸夷的列传。在《西北诸戎》这个项目下谈到许多西域的国家。河南王“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滑国“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

皮为纸。”龟兹国“书则以木为笔札”。此外还谈到周古柯国、胡密丹国、羯盘陀国、末国、波斯国、宕昌国、邓至国、芮芮国等国的情况。《南齐书》有《芮芮虏列传》：“刻木记事，不识文书。”有《河南列传》，有《氐羌列传》。《南史》和《北史》都有《西域传》。《隋书》卷八十三有《西域传》，包括吐谷浑、党项、高昌、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拔汗、吐火罗、挹怛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附国等国。《新、旧唐书》也都有《西域传》或《西戎传》。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史籍对西域的记载似乎很多，而且时间愈晚，记载也愈详细，表示我们对西域的知识逐渐增加；但是关于这些国家的人种和语言，我们却从这些记载里看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生生灭灭对中国历史有一些影响的国家究竟使用什么语言。

中国的宗教家和旅行家对这一带语言文字的情况记述得比较详细。法显《佛国记》：

“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①《洛阳伽蓝记》卷五转录了宋云与惠生的记载：

吐谷浑国 “其国有文字，况同魏。”^②

朱驹波国 “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波罗门同。”^③

呾哒国 “乡土不识文字。”^④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罽宾国 “衣著言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⑤

谢陀国 “衣著人风，土地所出，与罽宾国相似，言音各别。”^⑥

犯引国 “当土言音，不同余国。”^⑦

吐火罗 “言音与诸国别。”^⑧

其余波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跋贺那国，以及突厥所住境界，九箇识匿国都是“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对这一带的语言文字记述最详尽的是唐朝的玄奘法师。他的许多锐敏而正确的观察都保留在《大唐西域记》里：

阿耆尼国 “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⑨

屈支国(龟兹) “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³⁴

跋禄迦国 “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³⁵

罕利 “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³²

怖捍国 “语异诸国。”³³

货利习弥伽国 “土宜风俗同伐地国,语言少异。”³⁴

睹货逻国(吐火罗) “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愈广罕利。”³⁵

梵衍那国 “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³⁶

迦毕试国 “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³⁷

漕矩吒国 “文字言辞,异于诸国。”³⁸

弗栗恃萨悦那国 “土宜风俗同漕矩吒国,语言有异。”³⁹

淫薄健国(睹货逻故地) “但言语稍异(钵钵创那)。”⁴⁰

尸弃尼国 “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⁴¹

商弥国 “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别。”⁴²

揭盘陀国 “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⁴³

乌铄国 “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⁴⁴

佉沙国 “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⁴⁵

斫句迦国 “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⁴⁶

瞿萨旦那国 “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⁴⁷

就当时的水平来看,这记载已经可以说是够详尽了。但是这究竟是些什么语言,是些什么文字呢?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我们几乎是毫无所知。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说,这一带对我们依然是一片空白。但是自二十世纪初年起,我们对于这一带的知识与日俱增,对于这一带的语言文字的了解也逐渐提高。千年未解的谜终于为我们解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发展到最高阶段,开始转入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因而日趋激烈。东方许多国家,

特别是中国,就成为瓜分宰割蚕食鲸吞的对象。许多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旗帜下派遣一批一批的所谓“学者”到中国新疆一带来活动。他们主要目的当然是搜集情报,测绘地图。但也附带进行一些科学活动。他们利用当时当地政治上的混乱状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些特权,买通当地的官吏,进行调查,从事发掘。因为后台老板不同,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有时却又狼狈为奸,互相帮助,结果是,我们祖国大批的珍贵文物为他们捆载而去。连墙上的壁画,石头雕成的佛像和埋在土里的古碑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这样的探险队就陆陆续续地到新疆来。²⁸ 1890年美国人鲍威尔(H. Bower)在庫车附近获得了一些贝叶,霍恩勒(R. Hoernle)考释出版。1892年法国人格勒纳(M. Grenard)和德兰(Dutreuil de Rhins)获得佉卢文的《法句譬喻经》,塞那(E. Senart)考释出版。同时耶稣教兄弟会牧师英国人威伯(Weber)也有所搜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马卡尼(G. Macartney)和英国官吏葛德弗莱(S. H. Godfrey)都大力搜购。1900年至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 A. Stein)到塔里木盆地和和闐一带来从事探险。就在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东方学会上这些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们成立了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于是在这方面的活动就更加频繁起来。同年,德国派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到吐鲁番一带来发掘。1903年,又派勒柯克(von Le Coq)沿天山北路到塔里木盆地来活动。1905年格伦威德尔又来。1906年斯坦因到敦煌和敦煌西北的长城遗址来调查。他从有名的千佛洞里偷走了大量的宝贵文献。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闻风而至,也从千佛洞的宝库里偷走了六、七千卷极宝贵的古代书籍。这两个“学者”走了之后,北京的几个老官吏才在大吃一惊之余吁请学部派人到千佛洞去把那些残余的卷子携至北京。这批家伙又从中偷窃了不少,等到送到国家机关时已所余无几了。西方国家这样,东方的日本也不甘落伍。1902年大谷光瑞,1908年和1910年橘瑞超都来过新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以前,在1913年勒柯克和斯坦因又都来过。勒柯克于1914年因战争关系回国,斯坦因到1916年才离开。战后美国的“学者”们也参加进来。安得留斯(Andrews)和华尔纳(L. Warner)都来过。华尔纳充分发挥了“美国方式”,用树胶粘走不少壁画,偷走了不少的佛像。一直到1927年中国学者才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了不少的成绩。

在三十多年的长时间内,英、法、德、日、美等国的那一群国际盗窃犯在我国领土内横冲直撞,搜集了不少情报,画了不少的地图,偷走了不少的东西。他们发掘出来的东西的数量是惊人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从壁画、丝织品一直到各种古代文字的残卷,简直是无所不有。以前我们看到宋版的书,就觉得了不起。现在居然还有六朝及唐代的写本,真是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事情了。这些帝国主义的“学者”就靠了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增加了自己的身价,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并不否认,他们这些探险工作对学术也会有一些贡献,虽然这是与他们的初意相违的。他们发现的材料帮助我们了解了中亚古代的情形。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批材料,我们对这一带的历史、语言、地理、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会能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我们上面谈到玄奘对这一带语言文字的记述,过去我们只知道一些名字,现在连具体的内容都知道了。我们说千年未解的谜终于为我们解开,就是这个意思。

要想论述全部的发掘品,不是本文范围以内的事情。我们这里只想谈一谈新发现的几种外族语言材料,特别着重谈吐火罗语的材料。

在发掘出来的有关语言的残卷中,有些是文字认识而语言系属也明确的。但也有些只认识文字而对语言的性质最初毫无所知的。属于第二类的大体可以说是有三种语言²⁹,其中一种,也就是德国学者劳于曼(Leumann)所谓的“第二种语言”,经学者们长期的研究,最初定名为和阗语。后来又发现曾在印度西北部及中亚一带建国的塞种人用的也是这种语言³⁰,所以改称和阗塞种语。这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叫做瞿萨旦那国语的就是这种语言。另外一种,也就是所谓“第三种语言”的,经学者们的考释,定名为

粟特语，也是属于印欧语系的。玄奘所记率利地方的语言就是这一种。这两种语言的名称、性质和系属都可以说是已经确定了，大家再没有什么分歧的意见。

至于其余的一种，也就是劳于曼所谓的“第一种语言”，问题却非常复杂，大家的意见也非常分歧。这种语言的残卷是用婆罗谜字母写的。在最初，尽管字母都认识，但因为是连写的，不但不能了解其中的语法结构，连一个个的字都断不开。以后逐渐发现了其中有一些梵文借字，再进一步摸索出一些语法规律，于是才在考释工作中投入一线光明。劳于曼觉得它的语法结构同其他的印欧语言不同，所以说它是“非雅利安的”。后来又改称为“北雅利安语”，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1907年缪勒(F. W. K. Müller)根据一个回鹘文的题款把这种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1908年德国学者西额(E. Sieg)和西额林(W. Siegling)发表论文，赞同这个名称。从那时以后，这两位德国学者的主要精力就用在考释吐火罗语上。今天我们能够读吐火罗语甲方言，几乎完全是依靠他们的研究成绩。在这篇论文里，他们对吐火罗语的语法结构作了初步的探测。他们肯定了它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同时还指出，吐火罗语有两种语言不同而内容相同的残卷，他们称之为A组和B组。两种用的字母相同，有时候发现的地点也相同，但在元音发音法和辅音发音法以及词的变化方面却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例如：

A ñom(名字)	B ñem
A cmol(生)	B cmel
A rake(字)	B reke
A śoṣi(世界)	B śaisṣe
A waṣdh(房子)	B oṣdh
A tsar(子)	B ṣar

从这个例子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间的不同。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这只是两种方言，而不是两种语言。

再进一步研究，就发现，甲方言残卷发现的地点几乎只限于焉